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十

宋 劉敞 撰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其謂之宋彭城何圍邑必繫國非伐宋也故謂之宋彭城然則孰伐魚石也魚石走之楚楚子取彭城而封之諸侯為是討之

楚已取彭城矣咼為繫之宋楚子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宋雖專之君子不與也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伐宋夏五月庚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姜者何成公之妻也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此鄭虎牢也曷為不繫之鄭取之矣非鄭地也何以非鄭地鄭不式命地非其地也不式命多矣曷為獨惡乎鄭賢晉悼公也以晉悼公為伯則宜取乎鄭者也晉悼公之賢奈何其為國也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六官之長

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逾德師不淩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以復霸諸侯遂者生事也大夫無遂事遂而節于禮義也此其爲節于禮奈何會于戚將伐鄭鄭有成公之喪孟獻子曰不如城虎牢以惲之使畏而懷諸侯之大夫從之鄭人乃成然則何以不言取春秋原志其志非取之是以不言取也楚殺其大夫公子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公子申之累上奈何嬰齊也壬夫也申也三人者執楚國之政公子申賄而專

嬰齊壬夫畏其偪也而殺之是君與臣同國之道也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吴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其言如會何如會者赴會也於會受命也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之大夫則其言叔孫豹及之奈何恭也其恭奈何臣無專命於君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云者受命之辭也曷為殊

及陳袁僑為其與陳袁僑盟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定姒者何襄公之母也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此鄫世子巫也曷為與叔孫豹如晉鄫請於魯為之附庸故相與往見於晉也鄫曷為為附庸於魯

鄫不勝莒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畀其宗廟鄫失正矣天子達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吴于善道其言會吴何往會之也曷為往會之晉將合諸侯于戚吴子不至則使魯衛先之爾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壬夫之累上奈何前此者陳鄭去楚即晉

楚人伐之不服媾之不可楚子怒曰壬夫實侵欲焉乃殺之是遷也然則壬夫之罪何壬夫之為人臣也怙勢而懷利足以殺其身已矣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吳者夷也曷為序鄫之上抑鄫也曷為抑鄫鄫不能國非諸侯之列也公至自會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曷為不言萊君之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

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鄵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其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何見其以如會而卒也何見乎其以如會而卒傳曰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公子騑弑之公子騑弑之柰何公子騑執鄭國之政鄭伯不禮焉公子騑怒鄭伯將會諸侯麋之公子騑欲與楚鄭伯曰不可公子騑於是使賊弑鄭伯此弑也曷為不言其弑以卒赴也以卒赴則曷為遂書之徧絶其臣子也曷為徧絶其臣子臣弑君凡

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殺無赦故君弑臣不討賊命之曰非臣親弑子不復讎命之曰非子非臣非子大惡莫甚焉鄭非無臣子也君子即其所以赴於諸侯而遂書之見鄭之無臣子也弑君多矣曷為獨於此為徧絶其臣子曰趙盾之弑其君也董狐書之以示於朝赴於諸侯仲尼曰良史也崔杼之弑其君也太史書之崔杼殺之其弟又書之又殺之其弟又書之乃舍之然後以赴於諸侯曰崔杼弑其君也弑君有四有絶其

君者有絶其臣者有非所絶而絶之者有舉其臣子而絶之者此之謂也陳侯逃歸者脱而歸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公在也曷為大夫會晉侯公反矣而未至也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穆姜者何成公之母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其言會吳何會吳公也曷為再言會齊世子光吳云則不辭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陽者何妘姓之國也其言遂滅之何諸侯會

而滅人之國非禮也諸侯與有貶焉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曷為列乎諸侯之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之作也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古者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非攝其君則皮帛繼子男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傳曰公子騑執鄭國之政公

子豭為司馬公孫輒為司空作田洫奪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之田公子騑與尉止爭故五族作亂晨入鄭伯之宮殺三人者于朝而走戍鄭虎牢此非鄭地矣曷為繫之鄭反之也曷為反之不土其地正也不土其地則戍之何諸侯以義反之矣而未入也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作三軍非禮也古者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元侯之卿

有軍作師以承天子諸侯之卿無軍教衛以聽元侯何如則謂之元侯方伯州牧卒正連帥謂之元侯何如則謂之連卒則方十國謂之連三十國謂之卒二百一十國謂之州分天下而治謂之方何如則可以為伯牧正帥天子之三公為伯其餘則諸侯有德者為之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

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晉悼公以諸侯伐鄭會于蕭魚其言曰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鄭伯請服使良霄告于楚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居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敢不敬從楚人怒為是執良霄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者何莒附庸之國也遂者主事也大夫無遂事遂而亂非禮也此入者鄆爾其謂之亂何諸侯不專伐大夫不專命救台而入鄆是怒而已矣亂之道也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邿者何附庸之國也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己未衛侯出奔齊奔而名者見有君也衛有君矣衛侯何以不名不與剽而得兩君之名也曷爲不與剽得兩君之名惡剽也其惡之奈何剽者公孫也執衛國之政矣剽之篡國人未有説焉莒

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吴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劉夏也曷為不與天子之使劉夏劉夏士也然則逆王后曷使三公則已尊大夫則已卑孤卿節矣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我接之也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其言至遇何齊師還矣至遇而止也季孫宿叔孫豹帥

師城成郛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也若贅旒然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前此者邾莒交伐魯齊楚

輔之晉將討焉未及而悼公卒平公即位已葬改服會于溴梁於是執邾莒之君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非不當討也不可討也古之君子正已而物正矣晉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執人固所以非伯討也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宋人伐陳夏衛石

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白狄者何白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與朝也曷為不與朝外之也王者内京師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四裔白狄來朝非正也雖却之可也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衛孫蒯淫獵于曹曹人閉門詬之孫蒯怒使石買帥師以伐曹曹人訴諸晉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

人執之晉能知石買之伐曹為惡矣而未能知孫蒯之逐其君為惡也蒯者曷為者也孫林父之子也是始惡於君而逐之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會者聚辭也既曰會矣又曰同圍齊何同圍之者猶曰環之也環之者何不通也諸侯之軍四分或焚其郛或攻其門譬如樓之者然此葢伐也曷為不言伐圍不言伐也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春秋傳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劉氏春秋傳卷十一至十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陳增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十一

宋 劉敞 撰

襄公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邾仍伐魯晉人疾焉執其君以刼其地然則曷為不言以歸舍之也曷為舍之未得其地故刼之已得其地故舍之公至自伐

齊此圍也其以伐致何圍而以伐致者以伐告也取邾田自漷水其曰取邾田自漷水何邾田非所取也漷水非所自也脅人之君而制其國介人之威而私其利晉魯之惡又甚焉交譏之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古之為師也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者齊地也其曰至穀而復稱其義也

非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凡在國無專焉子之事親也凡在家無專焉臣子之大節也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高厚之累上奈何齊靈公娶于魯曰顔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焉戎子請以為太子靈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無故而廢

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靈公曰在我而已使太子光居鄙以牙為太子高厚傅之靈公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焉光殺戎子執公子牙靈公卒光即位於是殺高厚焉鄭殺其大夫公子嘉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公子嘉之累上柰何公子嘉公孫舍之公孫夏三人者執鄭國之政公子嘉富而專大夫患之相與討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尉氏之盜被之公子嘉使國人伐而殺之公子嘉之罪則足以殺其身矣被

之罪則是大夫為政也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叔孫豹會

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

庚申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小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

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

也公子燮之累上柰何蔡莊侯欲受盟于晉曰晉兄弟

也先君與踐土之盟矣未能行而卒文侯即位公子燮

請從先君國人不欲于是殺公子燮以說于國公子燮請從先君何以為有罪非其力也而任之非其民之欲也而强之燮之智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黄出奔楚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重書也何重乎陳侯之弟黄言不能親親也其不能親親奈何慶氏專陳而畏公子黄使譖諸楚曰黄將以陳之晉與蔡公子燮謀矣楚人以為討陳侯不能明公子黄走之楚呼而過國中曰慶氏為無道暴蔑

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漆閭丘者何漆一邑也閭丘一邑也曷為不言及公邑言以私邑不言及何如則謂之私也私邑者所受於君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傳曰以地叛雖賤必名庶其非大夫也名之為其以漆閭丘來奔也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傳曰欒盈之母范祁范祁亂欒氏

欒盈將討其老范祁懼愬諸范匄曰盈將為亂范匄信之使城境而逐之此范匄逐之也其曰欒盈出奔何盈之罪有以取之也盈之罪有以取之柰何曰閔子騫之事親也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故謂之孝盈不閑其家以放亡其宗是以盈之出奔也云爾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

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追舒之累上奈何觀起者楚之佞人也追舒説之信而使之觀起之馬數十乘國人患其富追舒之子曰弃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追舒于朝

而輒觀起於竟追舒之為人臣也足以殺其身矣然而楚子也與人之子而謀其父其刑已甚不可以行乎天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其大夫者罪累上也慶虎之累上奈何慶虎為無道暴蔑其君而去其親慶虎之為人臣也足以殺其身矣然而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三年國幾亡者

陳侯則實使之也其言及慶寅何以罪及之也寅慶虎之族也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帥甲以復入于晉晉人克懼范匃奉君以走固宮使國人拒欒氏欒氏乘公門而攻之弗勝却走入于曲沃曲沃欒氏之邑也晉師圍曲沃然則曷為不言叛不言叛者非叛者也其非叛奈何劫衆以敵君則亂而已矣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其言次于雍榆何

譏何譏爾次于雍榆非救攻之道也已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傳曰孟氏與臧氏交惡仲孫速卒孟氏閉門而告季武子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臧孫紇聞之戒孟氏將辟藉除於臧孫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武子武子怒命攻臧氏臧孫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人聚諸大夫而盟之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晉人殺欒盈曷為不言

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討賊之辭也齊侯襲莒襲之者何掩之也何以書譏何譏爾襲人而勝之雖得天下仁者不為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

如京師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傳曰莊公放言淫于崔氏崔杼怒伏甲于其家稱疾而卧公又問之則圍而攻之公登臺請免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晏子聞君弑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

吾罪也乎哉吾行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

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舒鳩者何國也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者何國也何言乎門于巢卒入門乎巢而卒也吳子遏伐楚則曷為入門乎巢而卒吳子將伐楚不假道于巢引師而入焉巢人以為寇也射諸城上而殺之此葢滅也其言卒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非巢之罪也亡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為之釋甲入國則不馳古者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死而不義者皆畏之類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不與剽得兩君之名則其曰甯喜弒其君剽何甯氏殺之是以稱弒焉甯氏弒之奈何孫林父逐衛侯衎而立剽甯殖者上卿也君出弗從剽立弗爭也昉乎出衛侯而立剽焉者甯殖為之也殆而悔之則無及已疾且死召喜而告之曰出君者孫氏也非我也雖然已矣吾不能討矣爾能討之則勿忘討之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君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君何

如獻公曰子茍使寡人反國者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寡人願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納喜伐孫氏不克將出舍于郊國人知之皆伐之

然後克之殺剽而後逆獻公以歸昉乎出衛侯衎而立剽焉者寗殖也則曷為使喜加弒為見喜之受命於殖而殺剽也然則為寗殖者宜柰何宜乎效死勿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衛侯衎何以名貶曷為貶惡也其惡柰何衛侯出亡至于竟使祝宗反奠于廟且告無罪夫人姜氏曰無神何告苟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

暴妾使予三罪也告亡而已故此三罪者亡之道也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甯喜挽之公子鱄推之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此其為甚之奈何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生佐焉以弃為夫人弃惡太子痤左師戌亦惡之公使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内

師伊戾無寵譖諸公曰太子將為亂公弗信太子享楚客於野伊戾坎血埋書其幕下疾騁而告公曰太子遂為亂矣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夫人曰聞之問諸左師左師又曰聞之於是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公徐知其無罪也烹伊戾晉人執衛甯喜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甯喜弒君曷為不以伯討之

辭言之不君剽之立不成其弒之名也甯喜如晉晉人知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氏云爾非伯討也齊侯鄭伯見于晉侯而請之曰所謂盟主正其違而治其煩也今為臣執君無乃不可乎晉於是歸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甯

喜弒君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不君剽之立不成其弒之名也甯喜納衛侯則衛侯曷為殺之甚也專衛侯也驕是以反其初言而殺之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重書也何重乎衛侯之弟鱄衛侯之反國也公子鱄與約言焉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織絇邯鄲以託焉或勸之仕曰不可仕而廢其事

則罪也從之則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懟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弗仕君子益貴之也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豹何以名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善是盟也曷為善之弭兵以綏諸侯晉趙武楚屈建之謀也地于宋以宋為主也宋之盟晉師不出楚師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公也未有言存公者其曰存公何公之在楚則殆乎不得反矣國非其國也公之在楚則曷為殆乎不得反國非其國季武子居君之位攝君之祭國人屬焉取卞以自封使公冶告于楚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

之既得之矣公曰是疏我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榮成伯强之乃歸故曰公在楚無魯之辭也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閽弑吴子餘祭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吴子餘祭之近刑人奈何吴子餘祭伐越勝之刑其俘以為閽使守舟吴子觀舟閽以刀弑之淫于刑之禍也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吳以國稱君以人稱大夫其曰吳子使札來聘何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季子之為道也非其義雖與之萬乘之國不受其不受柰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以為君季子曰不可昔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將建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今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固讓之則弃其舍而耕謁乃

稱曰請必無與子國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余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閭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

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殺世子母弟且稱君者甚之也此其為甚之奈何僭括將作亂立佞夫佞夫弗知王誅僭括也并殺佞夫非親

親之道也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者何伯姬也未有言謚者此其曰共姬何賢也何賢爾宋災火至于伯姬之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傳曰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疾之而與公孫黑爭公孫黑因其醉也而伐之良霄奔于許自許襲鄭由墓門之瀆入介於其庫以伐公門弗勝

死于羊肆曷為不言復入位未絶也曷為不言殺其大
夫非其大夫也討賊之辭也冬十月葬蔡景公賊未討
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景公淫而不父以為未有若景
公之為者也是其若禽獸然是何足以父子君臣之道
責也云爾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未有言其所
為者此其言所為何譏何譏爾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
大夫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

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會者講禮正刑壹德紀天下也蔡僕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

侯之喪諸侯會之非禮也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

莒人弑其君密州

春秋傳卷十一

春秋傳卷十二

宋 劉敞 撰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其屬通也諸侯之尊則兄弟曷為不得以

其屬通諸侯非始封之君臣諸父昆弟其在朝廷爵以德齒以官體異姓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尊尊也三月取鄟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重書也何重乎秦伯之弟鍼言不能親親也不能親親奈何鍼有寵於先君甚富秦伯弗善也其母覺焉曰不去將選選必死自是走之晉秦伯卒而後反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去疾者何莒展者

何去疾莒公子也莒展莒子也莒子則其謂之莒展何
貶曷為貶展不子也其不子奈何展繼弑君者盜不討
賊焉爾也叔弓帥師疆鄆田疆之者何溝封之也曷為
溝封之别乎莒也何以書譏何譏爾以亂為利也葬邾
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楚公子比出奔晋
二年春晋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晋秋鄭殺其大夫
公孫黑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
言之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去有罪以昉乎

亂也其昉乎亂奈何公孫黒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于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黒於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卧子産使吏數諸其家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良霄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矯君之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則幸而勝之云爾冬公如晉至河乃復此復也其言乃何乃難辭也何難爾晉侯之嬖妾死公親弔焉晉人辭曰非伉儷也君毋辱於是

反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傳曰燕簡公多外嬖大夫畏其逼也相與比而殺公之外嬖謂其罪也相與出公而立君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

何楚人仇吴徐子吴出也以為貳焉而執之非道也君子不遷怒不逆詐不億不信曷為不言以歸申楚地也天子家天下諸侯家其國天子不言出諸侯不言歸其國其義一也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執齊慶封殺之此伐吴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討也其為齊討奈何崔杼弑其君慶封與焉齊人將討之慶封走之吴吴與之朱方而居之然則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諸侯皆在是分善於

諸侯也分善於諸侯者何不與楚子而專是善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臣弒君子弒父者力能討之則討之矣曷為不與楚子而專是善楚子亦弒其君其義固不可以討也此未有言弒其君者其曰楚子弒其君何楚子麇有疾公子圍入問之以冠纓縊麇而殺之葬於郟謂之郟敖乃自立也以疾赴於諸侯楚子麇卒是也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楚子旣執慶封將戮焉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

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默乎播於諸侯焉用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遂滅賴九月取鄫其言取之何取附庸之辭也鄫也曷為謂之附庸莒已滅之矣為附庸乎莒也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舍中軍者何三而置一也曷爲三而置一作三軍始僭矣非禮也舍中軍始厲矣亦非禮也楚殺其大夫屈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屈申之累上柰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則屈申之罪何屈申之爲人臣也君弑則不能討國亂則不能去北面而事冦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秦伯卒冬楚子蔡

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遠罷帥師

伐吴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者何及也及則其言暨何暨

猶暨暨也暨人以平非禮也葢強之也三月公如楚叔

孫婼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

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重書也莫重乎殺君之世子者矣陳侯之為此禍也陳侯之為此禍奈何陳哀公元妃生世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公子招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世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

討奈何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陳公子留出奔鄭此子也其曰公子何其意不當也秋蒐于紅何以書譏何譏爾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為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公曷為不得與於蒐三家者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此楚子也其稱師何貶曷為貶

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人之賊殺人之臣稱侯則疑於伯稱人則疑於討滅重矣故一見之於師也滅國不葬其曰葬陳哀公何以楚子之葬之著焉也楚子滅陳則曷為葬其君為說也葬臣子之事也斥言楚子而葬陳侯甚賤之也然則其為說奈何曰滅人之國而縱其賊為非所為以求媚說者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邑災不志陳已滅矣其言陳災何君存焉爾非君存則不赴

不赴則不弔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師言元帥者也其曰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何僭三軍也此舍中軍矣其曰僭三軍何舍中軍為制也僭三軍為利也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子虔何以名絶曷為絶

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絶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大蒐者何大比也大比之禮均土地閱老幼物六畜會車馬齊貢賦治器械三年而修之者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不貳事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羊舌肸曰魯君其亡乎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

虎曹人杞人于厥慭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歸者
何昭公之母也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世子友
以歸用之君存稱世子君後稱子某君旣沒其稱世子
何君沒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焉世
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弒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為與之繼
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葢其道之謂也楚子
虔誘蔡侯般而殺之世子有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
之不能服於是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

莒枕戈終身則友之為者盡於世子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其言納何言納者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此復也其言乃何乃難辭也何難爾前此者師伐莒疾焉莒人訴于晉晉侯以為討謂公無辱於是反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成熊之累上奈何楚子惡成熊或謂楚子曰是若敖之餘也若敖

之亂國幾亡楚子殺之古者父子兄弟不相及然則是殺無罪者也其以累上言之何成熊之為人臣也懷寵而安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其謂之晉何蓋外之也曷為其外之其為師之道於此焉非諸夏為之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費者何內之邑也曷為圍之叛也孰叛南蒯也南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私也惡乎叛叛乎齊曷為不言其叛內不言叛內何以不言叛

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淩大夫微陪臣脅矣叔弓帥師圍費若言異國然彊不義之至也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楚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苦之諸侯怨之公子弃疾主方城之外以君陳蔡脅比而立焉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先歸者復其田里後者劓衆潰而散靈王經而死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討賊者稱人以殺之其曰楚公子弃疾殺公

子比何不與弃疾之討賊也弃疾脅比以弑其君殺之以取其國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為加弑焉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平丘善是盟也曷為善之諸侯請命于天子為平丘之會以反陳蔡興滅國繼絶世焉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不與盟何以書不恥也曷為不恥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國幾亡矣我之不共
魯故之以晉侯信之為是不與公盟故不恥也公至自
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皆何以名恥曷為恥
諸侯謀之楚人復之因用事歸矣猶專封者也然則其
言歸何易也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此復
也其言乃何乃難辭也何難爾公將請季孫意如於晉
晉人曰不可然後反吳滅州來州來者何國也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

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此非大夫也何以書君之母弟也何以知其母弟也公子非大夫不書其不曰弟何也子未逾年則亦未即位未即位故反繫之先君雖繫之先君書也殺世子母弟自君此其稱國以殺何母弟以兄為貴貴成而君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意恢之累上柰何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其大夫蒲餘侯惡意恢之為人也而殺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

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其言去樂卒事何譏何譏爾君在祭樂之中大夫雖有變不復也不繹而已矣君在祭樂之中大夫而變而以復強也君命之則無所不通其復也而為之變節也節者何籥已入矣而為之去樂禮也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楚子何以不名此誘而殺之非誘而滅之也於何殺之殺之楚也

春秋諸侯死不以其道名戎蠻子何以不名略之也曷為略之言戎蠻子之所以防乎死者有以自取之有以自取之奈何其為人也好亂而不信固亡其國之道也

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冬有星孛于大辰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

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楚人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

春秋傳卷十二